孫徵君日譜錄存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六

順治十二年乙未七十二歲

後學　永年武汝清
　　　武陟王　輅　校訂
九世孫世玟十世金程編

正月

二十日

諭立兒　起盡來傳汝總無失意之色從此造之一切榮辱毀譽天大事總屬平常至縣學聞庠為汝中文薛學士陳拔君聞僞人言即道字嘗專汝何以得此高誼於諸公當益自策勵倘答衆人之意可耳

二十一日

復孫棐淵　兩接手字宛如覿面師相文集得存六七本矣幸矣刀非有斯文正統一刻急借師相大題目大文字數首以爲重乞即付之南中亦有欲文者俟彼刻成便好傳本歸里無期全集不知何時得一快讀手字率第姪閉戶讀書避人避事無所用其氣而氣自靜見邇來學力擧皆加額爲師相泉下色喜但耳聾之甚漸成廢人念衛武耄而好學不敢不勉

二十四日

送崔耿華李甯然歸里　雲老西山共採薇夕陽落

久倦言歸臨岐雙雁驚翔視天北天南無定飛

二十五日

李允繩自成安視予共城過潞王墳相視其地友人云此地必不佳國破家亡凶莫大焉允繩云地即不佳未必至是余曰此係天運地理又在天運之中輿圖中凡都會陵寢不知幾興幾敗總歸氣數遷流不爲氣數遷流者便是立命造命人

二十九日

允繩手錄其師伯順先生說約三十則每錄一則自謂其師之面目精神宛宛如在忽王景沂自闆來

攜其尊人侍御公請易名疏高陽先生得諡文忠
伯順先生得諡忠節師生戚友相闗誼切恍見易
世之人焉尤耀曰侍御生洲公之精神亦恍在筆
楮間矣

三十日

郭襄臣來書　余初識襄臣於其岳見亭所已而移
居夏峯之山莊則與襄臣比鄰余既交襄臣諸父
公望兄弟則襄臣頗相過且相招質魁杰而氣篤
厚時談孝子悌弟事則津津樂道之此其人可知
已襄臣先輩爲河北巨室家範依然儀型不遠余

嘗謂風俗澆薄孝弟未興此堯舜仁覆天下只完
其爲孝子悌兄之事中庸論達孝而言明顯之可
以治國孟子論仁義之實總天下之道而歸之事
親從兄則　弟之外豈有餘蘊哉入孝出弟孔子
以爲蒙養之始宗先待後孟子以爲聖功之終極
卑邇乃真高遠極高遠總不離真卑邇大聖大賢
不能離其最愚夫愚婦可與造其端襄臣曰愚夫
能爲孝子則愚夫便是聖人余曰王汝止滿街皆
聖人正從此處看出因索書遂以此貽之

二月

初一日

嘗見士子評文評詩者意見不同去取各異遂久豈無已時余曰各從所好正不必雷同耳陸子靜闢伊川語輒若有傷我謂人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孟子之言不類紫陽以爲明道語渾論超邁學之無可依據不如伊川語的確精密能令學者咀嚼以二子亦各從其所好而已

初二日

呂成公祖謙之言曰日用閒蚤起晏寢飢食渴飲終日爲之而未嘗了了便是元養覺有忿戾即消融[illegible]

有凝滯即開豁病至服藥不必預安排豈過言數言從容中道文公稱其身備四氣之和心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蓋推尊如此

初三日

蔡季通元定從文公學文公扣其藴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與對榻講質奥義恒至夜分學禁作編管道州元定方宿留文公所聞之笑謂學者曰化性起僞烏得無罪不辭家就道文公與從游十數人餞別蕭寺坐中有太息泣下者而元定

咨疑質是邏如弟如文公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
季通不挫之志兩得之矣
黃直卿幹志堅思苦文公以其子妻之遺書曰倪將
直卿可代即講將及病革深衣及所著書授之曰
吾道之託在此矣直卿剛介於師傳存心致知之
學身體之無遺力雖暮齒宿疾未嘗一夕怠也
李敬子燔從文公學喜道有明以爲雖三公九卿不
與易也嘗言素富貴行乎富貴正以堅志熟仁不
令居養移氣體耳又誦古語言分之所止一毫明
不上書處者退一步耳又言人不必仕官作郡寺

方爲功業但隨力所及盡其心及物卽修業之實故能仕止窮通皆若素有學者稱爲黄李朱門弟子如清江張洽南劍州廖德明潮　章味道昭武李方子浦城詹體仁漳州陳淳學者有蘇溪能卓立於世傅伯成表裏洞達徐僑淸苦刻厲並負天下望視程門弟子未多讓也因次列之

初五日

眞德秀著論甚富方學禁弛　將卽學府語孟亦爲世大禁而山與魏了翁聯出獨慨然以斯文爲己任講習服行天下興起者甚衆濂洛關閩四大儒之

學顯於世二公之力也

初八日

[illegible][illegible]洛閩一脈相傳系系不亂而子靜崛起獨力與紫陽爭席故當時排之者有指之爲僞有指之爲禪百世之下以爲口實其說豈盡當與曰濂洛關閩傳夫子之道而未盡夫子之道也子[illegible]合於紫陽而未必不合於夫子其自言曰熟讀孟子而有得也百世後遂以爲直接孟氏之傳　明可謂陸氏知己

初九日

歐陽子曉與蘇學士軾言吾老將休付子斯文又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其生平著作可知矣其學獨推尊孟子以達於孔子謂愈闢佛之功不在孟子下孟子闢楊墨之功不在禹周孔子、、也人習其說而不知其功若以爲僅空言也蘇子有云孟子既沒申商韓非之學違義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騐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孟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輕重以救其亂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

下蕭然洪水之患未必至此噫信斯言也前無孟子之闢楊墨後無韓子之闢佛則孔子之道不著三綱五常民彝泯亂其禍豈止如申韓而已耶故曰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此何可不慎

初十日

古人有與人同退不與人同進者有與人同患難不與人同安樂者非矯也君子自處之道應如是或曰彼亦君子也必欲與我同進必欲與我同安樂則何如曰亦不必矯惟義所在

論古人只宜論其長處若苛求其短即聖賢亦不能
無過但其過不足爲聖賢病耳

十二日

才人每犯輕薄之病才愈高則輕薄愈甚蘇長公非
千古人豪也哉正叔以大儒入侍君子道長之時
性矜莊言動必以禮亦儒者本色長公好詼諧嫚
易之頗誚其不近人情氣味不合自不相下此必
然之情也程門人遂劾其館職策問爲謗訕則過
矣蘇復縱言正叔之短至詆爲姦邪則過之過矣
才人不善居才最怕相激不獨一蜀洛爲然或曰

祀而不較曾子獨以許顏子後世學者周茂叔程純公之外恐未易多許也

十三日

爲友人題素履軒聯　淸癯一途旣意嚮平常兩字驗工夫

十四日

吾郡有孝廉張九萬名榜者奇窮飢餓不能出門戶同年有問之者口盡人以爲有心疾竟以凍餓死

十五日

花朝日同李景尼賈含章博兒龍兒攜尊飲藍莊口

[illegible]菴之竹亭訪滇南盧須琴盧有懷主人郭襲臣

[illegible]觴客有紀　春遲無一事攜客偶來遊花發鳥聲韻境閒人意幽乾坤不異俗南北好同舟欲去仍還止浮雲天際流

十六日

李景尼覩予夏峯述其母之生平行[illegible]令人悽欲泣曰予小子寡昧無以報母艱苦致煩長者一言庶足令沒者存而子孫世世借榮施也余曰前已為序代成有終卷不可以再景尼固為請立傳之人予曰君欲不朽其親須求其人足不朽者而其言方

是以存雖然此猶第二義古來稱范母陶母有
其子滂與侃使滂與侃也而不足存則其母之朽
也久矣君之母貞而能孝無慙古兩母君之身孝
矣而復爲循吏其所以報母夫人者正在此使其
母爲貴人母報猶淺使其母爲賢人母報更深矣
游宦游宦還美政已留去思今閒居攝靜所殫力於
身心性命之際者復何限刻刻皆母夫人臨之於
上也願益勉之

十七日

一秉持準提晨起默誦阿彌陀佛百八遍方出應酬

予詢其意曰藉薰脩以清五衙非敢修吉利益也又詢持念佛珠誦百八遍者何也曰聊以收放心耳予曰心於何放放於聲色貨利獨不放於昇仙成佛更深孟子之所謂求放心者明指仁義而阿彌陀佛正以陰蝕仁義而不自知乃用以求放心耶曰請得四字爲攝心之法作日用功課予曰我聾飲天和食地德借祖廕而託父庇凡有血氣其孰能外時時刻刻不忘天地祖父亦庶乎一念仁孝之思也

十八日

書孟二青扇　二青讀放扇詩而有皆也予曰放扇詩多學人語而無學人之腐因拈家貧說力量夜夢驗工夫暨改過先幽隱收功在細微此等句皆學人真實體道之言不可以詩人論也詩與學其旨趣原非有二二青詩人也因詩人學嚮進一解

十九日

余嘗謂對妻子非易對夢寐尤難人那之信也不知對妻子夢寐而無愧者便是徵庶民建天地質鬼神實際處談何容易

二十日

予嘗作渡江賦辨不意後渠崔子已先得我心之同

然

二十一日

或問邵子溺於數如何亦列聖學曰數也而不悖於

理則數與理豈岐而爲二雖豁入殊路適道則均

邵元錫謂數溺則惑通則神自有生民來建天地

之極極其用箕子也夫堯夫也夫

二十三日

怪誕之事偶一有之然不可爲訓也文人才士結想

元幻厥聞庸常還有傳某爲城隍之神某爲西岳

之神者予問何據曰某有某人夢某有某人見予曰夢者固夢恐見者亦是夢青天白日之下乃作此夢語耶予所不語世人好語此是索隱一流堅人慎之

二十五日

一紳偶及某得旨好生可惡某得旨具見急公然此未可以喜怒論人也諫官以逆鱗為職好生可惡雖犯顏也而衆望攸歸具見急公未必不拂民以逢君耳予曰如此說者可以持毀譽矣

二十六日

保定金瑞之張元徵諸君子　胡蒼恒公祖虛賓

德於吾郡吾郡尸而祝之所以明報也然自有應操筆之大老以鄭重其事豈宜問記於外縣之腐士且流寓在千里之外何能取信於人無論僕之不文於事體實有不可唯諸君子裁之

二十七日

王蓼航大史攜尊見訪　十里城南一草堂夏峯遺客旅相忘一身多病耽高枕四海無家只短墻壁背無豈非泛濫龍吟詩句豈尋常更欲聯袂詩問趣呼取鄰翁醉海棠

二十八日

事君者每求多於君歎不逢主交友者每求多於友歎不得朋愚謂君臣有一日之魚水朋友亦有暫時之嚶鳴引而伸之觸類而通之積誠感動中主可勉爲賢君中士可進爲益友此事君交友者之責不可不自盡也

二十九日

清明感懷　世人修祀事展墓在清明封土與點綴童稚隨父兄子輿記墦間今古同一情田廬經新後阡税不私塋面墓松楸存幾許米十歲斜禁不採伐時祭鮮及墓

有獻密及衍生理何顏面謁爲杜子虞初撥踏東
海島上無田横再欲訪文山崖山久已傾亡咸蘇
山岑孫邵結爲盟念吾始祖氏與州從容城與州
今何地容城近盛京前事若觀火後事宜承貞所
嗟四車難去士亦豈輕迴環一念閒中夜坐還驚
祖考儼在茲靡寐啓前征

三月

初一日

憶張子度　草床初開數尺田移來花木色依然與
西崑士遜相憶多病愁深恥晝眠　天啟元年一

頁生燕南烈士舊知名蘇山忍餓無 八識拈句猶

能金石聲

初二日

瓶中海棠移燈取影覺多致偶爲句令諸子和之

賞花何必向名園意在花前花有源花貯瓶中

知幹短影移壁上見枝繁乾坤原是歸虛幻動靜

由來自變藩漫道無香人恨惜一番相對一忘言

初三日

過衛源主李穆如韞玉齋 今夕是何夕古人修禊

時胥來不速客好賦得朋詩 修禊前三日曾聞

一玩名何期今夕會應自有聲

初四日

蘇宗中給諫招飲　瓊藻薦古人寤寐邈封疆欲寡愧未能今乃見君子　飛豈因倦還雲出無心岫山水自作聲對君聊永晝

初五日

李碧虛招飲　百卉一堂約今尋雞黍亦知君不避竹故我欲收苦蓮大形邈想　飲自開不辦疏

初六日

放甚重倒舊樽醇

爲友人題自慊齋聯　作事能令嗣父知何難對天
對地有懷不愧兒孫見便無愧影慚衾

十一日

寄葬許氏張氏兩兒婦　望見婦許氏　與茂才雲
衢君顯達次女出性溫厚知大義　事繼姑從無忤
色姑亟稱之謂其勞怨不辭處思母兒爲婦山　閏
距湖邊爲婦二十年內外無間言可稱賢矣哉子
二女一　寄葬夏峯村存此　作壙誌　仲兒婦
張氏新安貢文選醇君鴻儒次女出
學宮口氏十餘歲即患瘰癧爲婦十一年日在病

姑愛其誠而憐其苦然疾久無瘥遂殞無疾言非明

於大體者不能道女一與許婦同日寄葬同處

去許婦塚咫尺知生可知死矣

十三日

謝曰近日吾身所本無者些□添不得吾身所本有

者些微減不得此身初未嘗有瘡瘍栗許瘢痕

痛十餘日寢處靡甯此身初未嘗耳聾一失聽

口齒捨漸或廢人然此乃有形之添減耳無

知冤至無形之情識意見忘想填胸滿腹悟公案

之不爲匹無形之始亡戕伐夜氣雖存良心盡失

誰肯過而問之哉景沂歸閩請人此言質之吾家
大人可知予病況

十四日

東坡譏伊川云何時打破敬字故邇來學人每欲打
破理字總是甚麽字理字爲束縛爲單板不打破
不得脫洒自在豈知脫洒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
之常存生於敬畏之無間離此則成無忌憚矣

十六日

送王景沂歸延平有序　生洲父子久寓延平每歎天
未念有宋龜山仲素延平元晦四大儒以此地論

顧因緣有在今景沂揚其家　公歸以其女孫歸[illegible]

此句　閩海蘇山共一天斯文未喪[illegible]程門

有道能攜去寄跡何庸數地偏　真儒採[illegible]承相

傳數載棲遲似有緣橋梓北南今復合去[illegible]何日

作歸船

十七日

答問馬遷作史記不爲女婿立傳劉向則傳古列女

毋儀賢明類凡七匪直以垂內則[illegible]言[illegible]政必自

此始班固作漢書乃復略之豈終謂內行不出閫

門故置之與宜何遺也余曰節無論士女均不可

一日去身者迎以今觀之居嫡矣三[illegible]歸循還女

每有士行而素好讀書深明義理者倉卒決評反

議婦人女子一籌算而冠者不足傳留而[illegible]者兩

足傳耶家國治亂關係女德不淺必曰內行不[illegible]

閫書何以稱焉

十八日

問孝友爲政余曰最緊切之言卻是人所[illegible]而子

親長而天下平正謂此試看孝友人宗一定昌熾

草木欣榮不孝不友之家孫雖乖戾[illegible]敗傷[illegible]

孰大於是古今盛衰大[illegible]在朝廷之[illegible]可以[illegible]

爲家人行多在野世衰道喪士不修行孝弟無聞
而見稱於宗族鄉黨者亦罕矣安得平治其張仲
孝友周宣之所以中興也

十九日

高藹馨自上谷過視夏峯云已致巾服於學使者其
呈詞有耗天之大無鄉[illegible]紛之寬卜處余曰正待
予同釣於百泉之上亦快事也

二十日

古來賢知節義之士洵具一段確然不可移易之見
方能成就得一德一行所謂各[illegible]其人之一體者

也然以語克己則難矣故　稱[illegible][illegible]學之稱舜皆
曰舍己論語記夫子亦曰毋我[illegible]克己又進一籌
聖學舍克己則無從入之路原[illegible]之[illegible]　言克伐怨
欲祇見其爲難耳竟見自責者[illegible]到底用不著遍足
爲學病

二十二日

謝叙原汶　吳燕石爲儒衰遲適沿自眺諸以來
於以[illegible]水消[illegible]若而年自謂喘[illegible]餘年不[illegible][illegible]
尚欲象斷毫查圖報稱寄着於萬一年來求[illegible]於
四方而真實斯道者[illegible]參[illegible][illegible]南遊得良友爲快

葵兒歸捋手教殊慰數年仰企令兄先生言行忠魂
領袖一代先生復以鐸振教東南直所謂鳳翔
天外鶴唳雲中嘗剝牀艮貞獨存碩果猶是寶甚
暨請序篆宗傳備釋防維儒教良多此書序所
寓水鄉局成之未及訂正遽復有七子一編其中
有從翻益者斷斷不能就正念臺先生所選余衛
一本舊想自有定見若水磨磨有年此心此理應
不以南北海隔耳深山大壑相望獲教臨手皆有
翹結

二十五日

復王生洲　弟與親翁相隔四千里相別十餘年人生幾何堪此幾別日夕冀家首春門前翁孫偕歸終老之計不謂八郎君言旋復欲之甌歸依老親此孫慕主愛堅不可移但恐去既匪易去堂那堪歸來最近兄能懷舊山蘇水當與老親翁有長算之也弟衰病日甚耳自去年剔心跡則尚其歲月吉八郎而好學弟有其心而無其力可奈何八郎固穀相從惟之身範今天蘇山先生還教固在況有有翁為[illegible]關不至墮落耳

二十六日

寄張上若　丈母太夫人之喪聞老親翁年六十八親翁
哀毀過甚鷄骨如柴令人起敬然竊聞之禮行制
慮其滅性與不及者言也其企而及老親翁仁孝
性生則不能不望其俯而就也太翁先生齊念好
合哀戚之過執杖見父金昆定慮及此矣

二十八日

書淦孫扇　從古談家門之盛莫如荀朗陵陳太邱
王長文載著車中文若坐著膝前千載下想見人
口以手觀之文若有悟然長文尚可言哉意者
陶士行之有靖節光乃前世迴乎尚矣淦孫索書

漫識於此

四月

初一日

聞過則喜聞謗則怒不獨愚不肖爲然此病中於賢知更甚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仲由之所以升堂也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之遇謗何其安閒而不迫乎二人者吾師也

初二日

語諸子弟　古人讀書取科第猶第二事全爲[illegible]理做好人而道理不明好人終做不成者[illegible]

之習氣未除故也灑掃應對先儒謂非只析其微

與情之念知言哉微情除而心自虛理自明客氣

詞氣之間自無乖戾舛錯事父從兄交友各有攸

當豈不成箇好人日用循習始終靡間心志自是

開豁文采自是煥發沃根深而枝葉自茂彼等今

日辦一個心實實務除其微與情之念下學在是

上達在是先後本末一以貫之不知者祇見其係

洒掃應對而已矣

初四日

伯夷伊尹柳下惠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朝諸侯

有天下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此皆未然事非孔孟道眼焉能進退隱顯各得其當則伯夷顏子只作一介節士耳

初五日

問龜山謂五行在天地間有則俱有必如洪範配諸人之一身皆有先後之序有水然後有火有火然後有木有木然後有金有金然後有土雖常人皆知其不然然箕子何爲確乎其言之也曰箕子傳道之聖人使其言悠謬而無當孔子删書必有說似不必苛論

人之生也直不揉其直而生不罔矣子曰斯民也三代之直道而行也孔門師弟如柴愚參魯師辟由喭不仁哉宰予小人哉樊須皆無所回護至惟見不悅學稼學圃禮崩樂壞之類凡有所質亦無隱情總是直道流行飾知矯情狙詐相高豈孔門罪人也

初六日

問顏子克己欲正心那邊山曰然從何看出曰心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一毫少差即不得其正顏子盡屏視聽言動之非禮則好樂憂患等項自不

至於有所視聽言動之非禮已也好樂憂患之有所亦已也克則俱克心正身修豈兩項事

初七日

功業自誠意做出三代而下諸葛孔明其庶幾乎唐之狄梁公李鄴侯宋之司馬君實俱堪敬電

于度爲吳聘君不受官爲勅書太重似稍少在縣如何曰此非知聘君也聘君因咸甯而來來而受官未免失身君重之相重之飄然而去視一宮諭若敝屣然此豈漫無定見者乎議之者苛責毛舉無庸深辯

初八日

題廌馨淵穎詩　廌馨嶺遠人也有酒致吾譏詩余無酒腸而愛觀其飲余不知詩而樂聞其談蓋酒取其志機詩取其和厚余借以爲變遷之助迨涉吳越數年歸復依予於門出所梓淵穎詩相質余謂詩言性情者也詩可以興　昔曰小補義爾之氣譏詔之言皆性情之展耳狼跋之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之遇謗何其安閒而不迫也一部詩皆主厚字陶杜其庶乎近之道學詩無是者若伯淳和溫公諸人禊飲詩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

陰又泛舟詩只恐風花一片飛其溫厚之意於隨
溪流出言之者無罪聞之者有感乃爲有補於人
心有補於世道是所謂得真性情耳余嘗拈此言
爲同人佐酒故以之題高子詩

初九日

問孟子七篇稱引詩書罕及於易先儒謂知孟子道
方是能曉易從何看出曰君子而時中乃所所易
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總之時中二字孟子之
曰孔子聖之時者也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故其言
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君子深造之以

以道欲其自得之蓋言易之在我也人人有易人人自得豈向外求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於所在大人弗爲君子不諒惡乎執正是學孔子之時中庸深處多在孟子故謂孟子方能讀易

十二月

弔王仁臺明府 有序 王明府廉而慈良吾愛之[illegible]思不長也不善催科一夕苦供應作絕命辭一縊死之日裹頭求五尺之布不可得母妻稚子號慟未能憶明府枉顧山中喜聞善言突遭此慘以弔之

忽聞君慘縊童叟俱傷神世事一如夢天心

亦不仁遺言非逐幻含笑竟歸真雖是憐輕死猶疑見古人

十三日

題耐齋　余居恒嘗語同人曰學不到家事不足色或半塗而廢或九仞而棄終成一欲速見小苟且自全之士皆起於不能耐不能耐則心有所營而功有作輟此昧於立身立世之道也吾友國華明欲坦夷神情曠遠嘗爲余設榻余每過之暢懷不忍言去以耐名齋正於我心有獨契焉天之道曰不已誠之道曰無息稍淺雜焉則紊且亂矣在聖

門賦質最魯一不耐烏能承一貫之傳國華之意深乎且雨信宿有佩此語爲耐齋記

十四日

偕高子鳶磬過百泉之素園望兒博兒亦與焉素園主人閔尊竟夕覽宿烟霞館素園臨水國華孝廉別墅烟霞館宋隱君爲吾儕作公會處也泉上園林固多此兩處頗饒意致

父子師弟居蘇門者康節有子伯溫姚文獻子燁姪燧許平仲子師可稽爲從公和遊三年康節問易於李之才遂結廬百泉之上姚文公燧記文歷年

十二從叔公茂遊魯齋之門趙仁甫復以公茂擕之蘇門魯齋聞之來從於太極書院白楼號素庵太原人從遊魯齋父子俱葬於此王惲號秋澗汲人從王磐學於蘇門

十五日

清輝閣望見鼓琴清風徐來不彈而音韻鏗然響徹四座高子曰山水有清音正謂此耳李舜卿云此琴嘯也

諸子各舉清輝閣額字相賀高子因請予爲四字予曰會心不遠李子云泛論山水與吾便無干涉無

要三三兩兩在勿忘勿助之間會心處正不在遠

十六日

共城佳勝雖在百泉然百泉未盡共城之佳勝也西望翠色森秀山勢雄麗自白雲寺至两頂人能道之而人所不能道者其佳勝尚多也誌俱未載此山之混沌猶未闢乎余勉力雖衰尚欲偕一二健足友朋得山水之趣者令渠述作與同遊也西山一帶史稱兩河忠義之士終元運未入版籍無文人考獻未有確據此乃山川人物大關係處考其地考其事急俟之同志者爲

題煙霞館　有身須宇宙無事即煙霞予極賞此語蓋身還天地古今爲一體離宇宙何以安頓此身堯舜之達而在上孔孟之窮而在下局有隱見然分無加損總皆所謂勞心者耳若荷蕢丈人之流則不然治亂自在世於已身無與焉果哉末之難已至用行舍藏非役情於宇宙而曰有身須宇宙非寄志於煙霞而曰無事即煙霞則隱見有道豈舒合規非聖賢而豪傑者鮮能與於斯予艮寅避地來蘇門隱君已先結廬於百泉之上予嘗以煙霞逸客四字額其廬隱君即以此館爲同人遊憩

之所乎因爲社刹數則盡爲此地不可無此館而此館不可無此人蘇門一區從來多寓賢許平仲自河南來姚公茂自輝城來竇子聲自肥鄉來斑荆而友相視莫逆堯夫暨子伯過公茂暨子誠齋姪敬庵許平仲暨子時可則父子與偕王稽甫之從公和姚牧庵自素庵王秋澗之從平仲者今父子作述師友嚶鳴猶爲蘇山蘇水留爽氣也人固藉山水爲緣山水猶藉人爲重豈詩所謂隱君少壯行踪非耽邱壑老而休息於此其識趣誠有大過人者矣

凡譚學者語言文字自不容少還須返而問身身之出處死生則其大焉者矣高景逸劉念臺鹿伯順到頭於出處死生之際毫無所苟此是理學真種子

人之所以爲人以有此本心也失其本心便失其爲人故聖賢有憂之然本心卻自難認誤以後來添入之心爲元來最初之心本之則亡矣夫添入之心人心也最初之心道心也道心微而難明楊敬仲每問如何是本心恍惚若有見焉又不能即見焉一日斷扇之指示遂恍然見之疑團盡釋洒然

自得日用方行天則飲食纔能知味象山每教人
求放心正是教人認本心本心認得出便是先立
其大敬仲見及此尖而無聲無臭之見雖入元微
反滋雲霧能深入者須能低枝纔是善學
初從伯順讀傳習錄陽明集微覺胸中有心因多搆
儒書共爲印證其說之透胸達背脚無窒礙無過
此錄者
十八日
鄭南郭公望令僕馬相迎旋于士進叔于望雅從
十九日

樹設多景樓漢陰縣汪君千孝廉毓珍其衙賓此樹

見甚懽有句贈之　束髮論交老未休今逢佳士

喜相求此間自有劉元德應臥君家百尺樓

多景樓几主置一編日俊傑傳自留侯至誠意得八

人焉乃公望手自點定彙爲一帙因爲句　多景

樓頭論俊傑留侯而下八人列古人面目今人情

删述憑君手自捎

二十日

劉一六邀飯

題多景樓聯　古今影樣憑搖肖身世行藏入倚欄

俊傑傳序　予過公望之多景樓樓頭一几一編曰俊傑傳專凡八人讀之子房孔明居則悽然于懷宋稚圭希文與元晉卿明誠忠隱此八人者異于古之俊傑也哉八人而非俊傑誰當稱俊傑者太上之言曰識時務者是爲俊傑一時有一時之務一人有一人之時不甘以凡民自閑便是以俊傑自期爲之即是其誰限之公望詡思多景樓曰與此八人對也其識趣過人遠矣憶予止生寄居鹿伯順江村語予兩人曰劉元德一厥宗并四海無家徒以一言未無地樓臺欲臥元龍於百尺樓上

千載下遂以百尺樓畀屬元德他人不得過而問焉今者三人固各有百尺樓也不知誰能據其上者伯順問北生北生曰吾欲以郭子儀李光弼耳伯順曰吾已延[illegible]將王伯安矣予曰陳太邱郭林宗是吾客也今公望以此八人於多景樓其好客過吾儕遠甚多景樓當與百尺樓並峙千古矣公望爲蘇門先生嗣君高才守先廬孝德裕一流人中中後銜前代舊公望一[illegible]作養絕意仕進非所稱識時務者耶其手儀鳳八人此亦所謂[illegible]酒杯澆我磊塊[illegible]

二十二日

高藹譽同博兒至

公望集諸客泛舟　載酒樂朋儔乘流無盡興歸來忘日暮天地一孤舟

過斐如齋憶主人　園林一曲帶河流花竹蔭森爽似秋遥憶主人天際遠西湖應讓此清幽

過牧野　臨河北岸一孤村破壁寒煙日氣昏云是當年牧野地元黃從古闘乾坤

訪默凝八年閉關僧也　此心擾擾爲誰忙退藏無端根據長閑閉八年作甚想默凝應自有高量

題多景樓 時若干一六聲各爲和之 薦手澤欽先德足誌畢生處留

景從多處見致向意中求交合四千里入期第一

流會 不在遠歷留弋家樓 水南有多景樓集

二十三日

六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聖人法天故必戒懼於不

覩不聞之地纖毫屑越便非性命流行至誠覆物

載物成物配天配地無疆總曰闇然日不為蓋

容不得一毫屑越屑越即的然也

客問公言日於日用飲食接人應物處總見一厚字

古稱六行庶幾近之規模寬遠多讀書能訂隱古

今人物問君干曰與之語通敏無誤滿言下便會識取能窺其大嘗自信知久之矣看仁守之功如何問一六曰所見的是便欲行其所見確乎有執不爲搖奪三君各據所長互劑之佩韋佩弦更見友道相成之益

二十四日

劉一六邀過其鄉司馬村有新築宗祠題曰靜遠集靜遠齋一絕有序孟夏初一六劉子於靜遠齋同汪君千郭公望高嵩馨從子士進喜見博兒亦與焉一六出其鉛潭月子靜猶子仲馨卜夜相款予

倦臥高子飲酣題詩因拈句紀勝■登堂此日別

諸昆小阮英英羨德門攜得良朋能佳子多君卜

夜酒盃稱■與酣索筆尙題詩善謔淸談互見之

發夢忽驚爲人秉燭猶宵午夜未云遲

二十五日

汪若干謂聖人不可律以死節之事其道前知其幾

先見如危邦也必不入亂邦也必不居明哲保身

正聖人所優爲乎曰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固聖人

之言然非聖人之所貴也

靜遠齋記　乙未孟夏既望余與同人暨子燃世侯

公坐多景樓論古餘鳴琴賦詩復以舟爲覓呂梁

濺命車過一六廬少長與偕雍雍於對榻雜坐問

將若干謂曰今而知處事接物之道矣昔明

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及至接人渾是一團和

氣自古大儒皆然譬之日月不擇物而照故能徧

物苟留一毫渣滓於胸內便非太和元氣流行即

舜之舍己顏子克己不過去得渣滓淨盡分然之

舉以告一六一六曰舍己克己皆從虛中得來天

惟虛故能包地於其中萬物皆資以爲質山惟虛

故能通澤於其上萬物皆資以爲氣心惟虛故能

受人於其內萬物皆資以為用此咸卦大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與象辭天地萬物之情皆是一虛相感二君之言皆竊其大一六又曰古人言行不過當日君臣父子間問答數語做出幾件正事後世傳為謨訓以古人言行皆從德中出來不可草草放過故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足以覘一六矣一六功深氣靜有遠志余君之久因訪於其家一六曰小築新成借一字為額余題曰靜遠若干云武侯一生事業正從此做出理會此二字便一生用之不盡君子於言不

可為也類如此錄其語作記

二十六日

一六謂講性命雖未必真強似講情欲講道德雖未必行強似講符事余曰既講性命豈容不真既講道德豈容不行不真不行何貴於講一六曰對無知之人言始借此以引之耳

奢儉豐約數有循環勢相倚伏達人樹消損益當於未窮之際先有通變之方 皆不至於束手如不審於履盈持滿一味庸舊而非陰陽消息之道也與公

望歸

二十七日

聲色貨利入人隱微不遏不殖是大聖人事學人不可以此借口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宜嚴其防而杜其惱 以此借口過而不留恐無此磨不磷涅不淄

大手段與若干語

二十八日

郭氏家譜序 余憶壬子與一二三同人讀書京師時獲一謁東君督令記室錄去送所知參閱已而知有蘇門先生評因往謁之側聞緒論不意四十年後浮家共城乃得交其嗣君八公望稱莫逆焉乙未

夏留多景樓 日讀先生菉竹園所文悉尊所觸

目手澤凡貽厥孫謀者慮固深遠 故其子若孫

彬郁英秀覺四十年前覿面未罄 旨猶可追溯

德音懿範於四十年之後復悉函諸先生寺貞亭

節爲當世名賢仁者有從豈待問耶 皇慮先塋

世系或湮子孫枝繁有柰且欲彙從前遺文數譯

而歸於一以奇如在之思愆思修何家譜與余商

定其規模次第此可以知公篁矣譜之義事關仁

孝自道聖教 斯義不明而與孝與爺所以難耳

是舉也蘇門先生舊有家乘一 將公篁遺述其意

而增益其未備以表率一方人有同然之心相觀而善公望實啟之君子曰公望知所重矣

二十九日

汪氏家譜序　乙未夏余與汪子若干恂集公望之多景樓聚首十日或同舟或同桌上下其議論才敏性通語無凝滯真所謂學道人也若干亦自謂知及之矣看仁守之功初何其處憂受誇洞異時流一夕與公望談及修譜一事刻欲舉行余曰仁人孝子之所務也若干因言系出江右自六始遷漢陰未有顯宦烜燿當世余曰窮達異尸

徽同源學人正於此處提定耳緊門先生有言據所傳聞不敢一語失真以上評先人下評後裔立如寫真家務求肖貌一毫不似便是他人雖美容觀能不內怍斯言也余嘗舉以告人甚不可移爲粉飾以悶其祖父於地下不意其言之符也若干他日學成定當名顯於世三千里外獲此良友故其序譜也雖欲以一家之仁孝興一鄉興一國與天下此固若干意中事譜之立也豈曰小補之哉

五月

初一日

中庸傳道之書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日月之錯行代明其尊推孔子 並至矣盡矣然其道則本諸身而所以本諸身者總不 日用間喜怒哀樂之中節故鄉黨一篇直記其飲食衣服容貌辭氣之事繪出一箇活孔子不生不滅於天地之間骨髓皮肉無不具備鄉黨從卑邇處言中庸從高遠處言所謂即卑邇即高遠也

午刻歸夏峯

初二日

知行合一是聖者專知及之仁不能守便分兩[illegible]

須用擇善固執功夫所謂盡人以合天也思慮處

事〻肅由能有誠孟子深造自得孔子能

皆是由知求行驟希頓悟不事學修試一返

省便不敢冒認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書言

哉

學問思辨莫認是知學而能問而知思而

則行矣究竟知行二非二事但不可躐等

初四日

跋耶律晉卿傳後　嘗聞元有三儒許平仲耶律晉

卿劉靜修余靜修里人也知有靜修而已繼而[illegible]平仲集暨薛文清崔後渠之推尊平仲始知平仲矣今來百泉遊息公梅溪舊居之墟再取其傳而讀之益驚歎晉卿之為古大臣也好生一念淪洽於人元季而生此人斯世斯民之慶也梅溪之蹟已湮梅溪之人不朽為書其傳俾論世君子考衷焉

初五日

述聞二則　陳光啟字顯吾陝西漢陰人明恩貢判河南光州居官清正士大夫服之不樂久宦上官

屢薦竟辭歸究心理學諸儒語錄皆手抄

七十餘勤修不輟門人從遊數年卒

之之接引後學孳孳不倦鄉人多化之　張

字豎之陝西石泉人博學能文鼎革後不復治

子業有司知其賢而貧預給三年廩餼辭不受

棄家于貝環堵蕭然彈琴賦詩晏如也性喜交

賢士大夫多與之友焉　野史氏曰孟子論鄉

自好之士夫士不能有爲於天下則潔然已耳

好已耳然身之所範事之所關則不止於鄉黨

兩君者名教攸屬羽儀吾黨可稱三千里佳士

得之汪莘康敏珍西望紫氣因以規察中之有人

並以俟後之尚論者應悲其遇云

初六日

只此了當下無欠缺無愧怍便是深造自得之學

酒飲微醉花看半開此中正可想見不識之趣

凡事[illegible]便該思量如何收繳有初鮮終德之棄也

初九日

忘語言不從默中箇點行事不經靜裏參詳皆屬術

[illegible]己心不快八安付帖服

初十日

子連曰以交清靜坐觀心閒中一樂八字作功課客

曰心何用觀曰為其不在也客曰不在而何以觀

曰一觀之而即在矣時時觀則時時在到得不待

觀而無不在則無不樂非誠意君子未易語此

客曰道大乾坤小人閒日月忙此語不幾於誕乎曰

非誕也君自不理會道生天生地生人原無與道

並大者故曰乾坤小聞道之人靜正淵閑齊得丧

一死生故覺人閒而日月常忙此語也 [illegible]

當參悟

十三日

重葺關帝廟引言　顯夫子漢末人生卒月日史皆可考非杳茫無據如世之說鬼說神者也考其生平信義足也亘古如斯能起愚夫愚婦之頑惰使能攝正人君子之隱微豈而不可知之謂神其斯之謂與嘗有言曰在天之上心在人之中此是至誠無欺之處萬古此天萬古此心萬古一關士也夏峯東隅有廟在焉將圮風雨剝蝕無以妥靈春秋禴祀何以綏衆志居於斯者咸欲修僕之欽仰夫子不後於衆人爲數語於簡端或輸糧或助工心有同然方當各盡諸君子共勉趨事

赴功之念使將樂觀其成

十五日

客問師友之義曰賢一人以覺舉世之迷元非使之

作自了漢也伊尹之言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

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此種責任得職者最少若友

直友諒友多聞孔子嘗言之矣蓋一身之成敗得

失舉而付之於友故不得不嚴其人然直諒不合

人說多聞易形人短其人固未數數見之而我不

十九日

能慮與之合其咎又不在人而在我矣

送汪若千歸秦　若千秦人也余邂逅新鄉郭公壑家裕聚旬餘日將歸復過夏峯言別惓惓於世之汨沒日深承嘗之力每有言矍然起躍若有嘗於中也嗟余耄矣自顧所學如鏡中花執之而未有也如水中月掬之而未能也何以益吾若千因友誼只應而虛懷受之益未易得於是乎有言即告之若千謂流俗有權執德未固余曰知流俗之有權已默有所以抵擋之矣慮執德之未固已陰有所以操攝之矣彼明而後迷者由學之無志者也一悟不復迷者傑士之獨興者也關中人物不必遠稽

空同對山之風節少墟之學術表表著聞踐履之篤

代以君之虛懷善下所企前修自不待言余且將

望其進而友天下士友千古士豈復有汨沒於流

俗而頹廢於半塗者乎歸而求之有餘師子輿氏

固言之矣

宇宙內事皆分內事學者要拓開心胸極力擔當不

然仁以爲已任無端挑此大擔豈不多事

若千云先生拈洒掃應對爲折其傲與惰之念某竊

自勘傲似可去而惰則難除余曰傲與惰亦相因

吾見其進未見其止總是不惰問不能問寡若無

若處纔是不傲傲自會惰惰亦成傲童而習之自首無到家之日簡此心無時無處非提醒修證之地

孔子云毋友不如己者此千古交道之宗也然曰毋友但不友之非絕之耳可者與而不可拒未免多一拒字便不似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來得渾成容字矜字中有多少意味在

二十一日

跋郝涿川先生手書後　晨起博兒於篋中簡得郝涿川手書一幅乃遺其同里趙麓楊君者也趙楊

與夢鶴皆孫郡人篇中雅相敬重其厯導之益近今未有至其相期向學不肯以老自諉尤令人深省其言曰學則憂忘於樂不學則征就於衰學非俗學也俗學蔽其天光正學滋息真氣此真知學之味者耶衛武公耄而嗜益篤想皆得力於此不知此味者便以學為自苦之事北方學人最少靜修而後吾黨開山非公其誰儀會於十年前為公立傳今得此幅企慕不忍釋若其高不仕之節隱於川上怡然自得白沙一流人也自少亦公友有遺公手書雖僅存數句尚可想見當年交期郵簡

往復之意

二十一日

跋白沙先生與涿川手書後　先生業滿天下有目者共覩然其手蹟則不可得而見矣其人非字即亡不存也其人是字即不工不可不存也如先生者豈容無片言隻字於几案間哉先生靜中微悟嘗有句云能歷冰霜十九冬肝腸鐵撥對諸攻涿川生平所學亦耽元默故其交合惜遂其書僅存殘幅予珍之二十年矣家貧乏寶玩此數字者類一顆明珠也

跋朱勉齋手書後　予甲戌公車鄭人士爭相謂曰此行無史道林金伯玉便不成京師矣時伯玉讀禮家居因予論交焉隨有人稱朱樂三者津津不置後交其師鄭孝徵復述其懿行歷歷予私識之曰都下三君子今果皆有以自見望隆一時聲氣後世偶閱樂三手書附此語於幅末以志企仰後之君子定有爲三君子合傳者

跋伯順手蹟後　公平昔寫字多用敗筆殘紙予問之曰字不成家留佳紙筆以俟能者予曰伯順字再醜幾分當有人寶而玩之公歿未幾吾鄉後起

珍重公手蹟[illegible]謝以八言[illegible]公生平遺字手字甚
多偶觸[illegible][illegible]裝成卷以便出入攜帶藏之不秘
竟爲愛悉君士[illegible]人精氣不磨鬼神定爲阿護終
當復出[illegible]鋟　在此耳

二十四日

答汪若干　此[illegible]與天地同廓故孔顏得之而樂
孟子得之而[illegible]行不加窮居不損舜禹得之而有
天下不與只[illegible]此心被私欲隔斷故於天地間一
切富貴貧賤[illegible]皆生死毀譽俱不能撒手終日紛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於吾心體了不干涉我輩今日且幕

言上一層下一層只就日用尋常求不是此心此
心原是靈通廣大私欲撥而真體見一日之克復
天下所以歸仁也故無精粗上下之可言釋氏有
上截無下截所以空空耳足下既理會到此時加
提醒觸處逢源豈虞扞格請以質之公望

二十六日

述聞三則　解三秦字伯元漢陰人少以學行冠諸
生後爲劍州司訓多士化之上司知其賢委署刺
史事不數日而獎賓一清姦吏屬廠後值變草廩
頻於難爲賊所執將殺之神色不變卒得全年七

十餘好學不倦口不談人過有善則樂道之家無斗筲晏如也 ■ 漢中人癸酉鄉試第一癸未賊兵入漢中置僞曹光袁家不顧浩然長往賊義之亦不忍入其家鼎革後當事者嘉其節表其門曰不二臣命兵守　其門賊無敢有入者　李景貞漢中城固人甲戌進士値逆 ■ 發遯跡山林不爲賊屈丙戌英王入長安 ■ 戕月自縊竟不能屈云

二十七日

高陽孫少師詩題後　按少師年譜此詩辛未一片

石作戊寅殉節㫖十七年矣而遺詩尤氣如新君
臣心事一片石有靈猶能識之其言曰有天無人
有君無臣夫天之下皆人君之下皆臣安得謂無
人無臣也哉則其心亦苦矣雖然精忠亮節已揭
日月而行中天千載下其欽其仰將指而目之曰
此節之人也天之下一人也君之下一臣也又何
歎乎無人無臣也哉

二十八日

任希夷從晦菴學篤信力行晦菴稱其開濟後爲禮
部尚書以周元公程伯淳正叔張子厚俱未贈謚

上言四人爲[illegible]理學之倡乞定議賜謚朝廷從之趙方從南軒學[illegible]時日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以身殉國[illegible]實德難以殫述如二公者可爲師門生色偶[illegible]宋史而識之

二十九日

謂于度望兒曰汝二人於北海亭從事伯順先生久今海內舊人[illegible]有欲盡識北海亭奇節異能之士靜言思之北海亭日就黯黮亭中人日益零落誰可以吾海內舊人之望者汝等宜奮起精神承接伯順之心[illegible]拓伯順之事尚復俟之何人待之何

因循二字最是誤人歲月虛擲學業無所得不惟無以對家望而亦有愧於師恩耳當下提醒當下開明試自勘驗

六月

初一日

人生在世逐日擾擾漫無自得尋其根源皆怨天尤人別無甚事孰知孔聖人一生卻只是不怨不尤怨尤兩忘何等服滔

初二日

學問之事與無身分之人言之不受也與無機識

之人言言之不悟也安得身分而有機穎與之言

方不失人不失言

初三日

于慶抄文清讀書錄謂之日當釋其旨要所在千言

萬語天命之性是也其體用在日用常行其昔落

在綱常倫紀深造自得左右逢源文清可謂好學

也巳

閱前後[illegible]語錄文清之學深得濂溪圖說而窮理盡

性點點滴滴直接紫陽故錄中極推有宋諸儒表

章之功在天下萬世真實用力老而彌篤不人權

術不傍二氏明儒醇正自當推先生第一

文清之學大約似胸翁初年故於象山之學毫不肯

假借

初四日

儒者一人之見安能盡聖人之大聖人如天地四時

儒者各分春夏秋冬之一令淸任和皆聖淸任和

皆偏然偏至之品各成足色故曰行造其極之謂

聖

初六日

舊錄濂溪通書因意有重複字有差訛者遂任意去

取於先生之全體大用未免割裂今再讀太極通書當與經書並列天壤上接孔孟下開諸儒孟子自負見知予謂濂溪其聞知者與

初八日

是日為先嚴忌辰奠於其位愴然有懷橫渠張子云古人於忌辰不為奠薦之禮特致哀示變而已或者三年之中服制未終不徹几筵有月祭之禮故不另為奠薦特致其哀焉耳不然一蔬一菓一茶一飯何不可致其哀慕之情禮亦緣乎心之所不容已者而已張子秉禮教者也其說豈無所據

十一日

讀朱陳往答書　陳同甫與朱元晦往來辨論諸書各伸其是人謂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愚謂天地大矣道德功名文章節義正好並存天地間固不能多生幾箇謂元晦亦需有幾箇要同甫同甫嘗自負爲人中之龍文中之虎晦翁亦具降龍伏虎之氣其論議可否疑似之辨千載下自有定評也

十二日

有人讀程朱書而厭其腐者余曰一番拈動一番新

方是會讀書因憶少年習八股業友人教之化腐余請問友人云致知力行兩股此老頭巾也萬不可服迄有志聖學友人云學遵程朱然不可蹈其腐余請問友人云亦猶之乎致知力行保守老頭巾也乃今思之腐莫腐於致知力行新莫新於致知力行千萬世有離此而別有道理別有學問者乎千聖萬賢總做此一箇題目只是做不盡靈機妙緒俱在眼前難摸摘柄稍有厭心非雜則僞吾[illegible]知之矣

復徐章芸　流寓蘇門六年矣別無快意樂多賢友庶幾近焉靜言思之賢孰與徐孺子樂莫過於得徐孺子此吾兩人所共慆者也前自蘇門來者語近毀遐自上黨來者語多讚勗之所自信於知己者固別有在也

十四日

讀聃庵文抄　諸大儒惟晦翁集甚繁舊選宗傳止取晚年定論友人云若只存此則朱陸嘗欣然捐得安得許多同異道問學與尊德性原是一擔事正不妨並存見聖道之大各人入門不同又加俗

物與陽明王子不同俱當互見以示天下後世因
簡從前朱與陸始焉不合之語并其繼焉漸合之
語終焉相合之語並列於册見友朋之益相得之
難如此後之學者不知陸並不知朱必以爲到底
不相知至舉其晚年定論之語亦不之信見有人
尊信陸子者則極力擯斥之見有人指摘陸子者
則極力推奬之此與朱陸何涉適足明已之拘而
不大千古學術豈一已之意見遂爲定評哉王子
格物之說冒險犯難歷盡諸攻始得休息然亦與
朱王何涉究竟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

餘姚江亦無王伯安

十五日

予度抄晦庵集於凡斥責蘇子處皆不錄謂蘇子之文久矣膾炙人口况其言有臣雖不才不敢以他途進風節可想朱子痛絕之詞且不併與安石並得無太過乎余曰蘇子之文與風節自是抹殺他不得然其言有不本於理道而不合乎聖賢者誰能代他迴護太凡前人批駁處各抒已見後人看前人文字正不必著一分成心耳

十六日

禱雨說　客問禱雨之說於理有諸曰有之曰極備
極無天行已定之數九年之水七年之旱堯湯不
免何有於有司與士庶哉曰堯湯水旱堯湯未嘗
一日忘儆戒修省堯曰洚水儆予湯以六事自責
畢竟以人修天世際雍熙治成辟網若怠荒不恤
天變何所恃以感格天心曰肅時雨若曰狂恒雨
若洪範豈漫無所據而言也客曰君爲天之子感
格猶易介卿大夫則疏矣士庶則又微矣格天之
事夫豈易言曰卿士佐君以治民鬼神代天以教
用陰陽五行總此極至之理鼓盪流轉於天地間

善感善應惡感惡應鄭俠繪圖以進曰請下臣言十日不雨斬臣頭以正欺罔之罪王艮往謁陽明請於父不允其父令禱雨應而後允行二子禱雨而雨應者誠故也今六十日不雨未盡穆士庶之禱雨千人萬人各爲性命想無有不誠者矣邑侯賢而憂民者也其告虔於山川鬼神者已非一日四境合而應之合而感之顯微無間情理相通此亦必得之數也

十八月

答李顧菴　又　是大德之敦化諸儒皆未[illegible]

流流者流其所敦者也敦者敦其所流者也亘古

來只此一物亘古聖賢只此一事端緒稍異便

異端周子主靜主此也程子識仁識此也朱子

理窮此也陸子先立立此也王子致知致此也

謂各人走路疾徐遠近雖不同畢竟有到的時

所以云殊途而同歸親翁於諸家從入之途了

在目其行此路也已如飢食渴飲自不能頃刻停

歇疏麁時日所諭濂溪明道爲一冊正叔與菴之

淸爲一冊子靜陽明爲一冊知言哉敦厚志剛之

更覺快然

二十一日

人謂孔明識治國程伯淳稱其有儒者氣象又云孔明可與禮樂人止知伯淳爲醇儒愚謂伯淳行王佐之或曰何以觀之曰儒而不達於政由之也腐儒也有天德然後可與行王道如徒言之而躬之不副此處士竊虛聲者耳何以爲儒明道儒而醇者也果遂藝不足以擬之據其上神宗劄子論王霸之辨得君行道自有可觀然不用則抱道而處

二十三日

耳顏子於爲邦之畧不遡故竟與尼山守老

予從來喜讀儒書因家貧生長北方不能多覯諸家文集積二十餘年始成一選曰諸儒宗旨自董江都至鹿江村計五十人繼而病其太繁於五十人中自周濂溪至王陽明得十一人曰理學宗傳念理學之宗非侈講說須重綱常劉念臺以方正學為明儒之首非所謂讀書種子乎正學與黃勿元前此未有也合高景逸劉念臺鹿伯順為一編名曰五人傳宗錄暇又與二三同人商論諸儒各分尼山一得如川流不息然亦各有氣類不待強合故濂溪伯淳為一冊正叔元晦又請為一冊子靜

陽明爲一册堯夫白沙爲一册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庶不至於孤存耳豈不快哉七十二歲不學使衰而老炎蒸酷處聊以銷暑因識之俟後看如何

二十五日

草亭前新移竹數竿菊數本暨雜花數種時以久不雨時令小僕汲水澆灌僕無多力亦不能徧給余命僕先澆竹次及菊餘可省一二瓢子不盡澆灌之就稿起務均之余因思此未免是你好作惡之意愛在竹則以竹爲善愛在菊則以菊爲善愛在雜花則又以雜花爲善總是造化生機人心生意

何必紛紛作好惡於其間哉或曰陽明有云草有妨礙理亦宜去雜花豈得與竹菊等余曰有妨則可同在栽培之中何忍過視其稿也

二十七日

事未來而將迎事既去而留滯擾擾此心遂不能行所無事無人不犯此病竟無一人能治此病不獨不能治此病更無人知病之所由來于度曰此病坐在有所有所者心不在焉故此博雅曰程子定性書正爲此病而發患在自私而用智不能絕去私智此心安得廓然順應哉曰一二于知病所由來

矣嘗思存之術安在二子請問曰心不在者心不得其正也自私而用智者意不得其誠也正心誠意物來自能順應有何將迎有何留滯哉天下事何思何慮只是無意必固我之私耳噫此豈言哉耶學者立必爲聖人之志切不可諱疾而自畫

日講錄存卷之六終